



三通小叢書

地 荒

著 西 方

上海通書局

1011

發刊旨趣

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肩負着文化的使命，介紹當世的學術；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這小叢書的發行。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

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世界進步到今天，在中國，一般智識的傳播，通常學問的享受，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叨得都會唾餘的農業社會裏；佔着極廣漠的場合，以環境上的許多問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

把文化送到大眾的腦子裏去，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但出版上的問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以最精湛的

內容，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讓大眾的大眾去領略，去欣賞，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總不致毫無收穫罷？

固然，小叢書之發行，在本局之前，已數見不鮮；但，似乎有一通病，即取材方面，總難免「削足就履」。本叢書擬盡可能，力矯此弊，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務求達到「小中見大以一概餘」的目的。

至於取材性質，初無限定，文·哲·軍·政·科學·經濟，罔不包羅；蓋欲於「大眾」二字上求澈底也。海內高明，尚希明教。

目次

首
一部曲
二部曲
三部曲
四部曲
尾
小波瀾

荒地

荒

首

爲了廢除苛雜，爲了抵補，省裏下了一道命令：

——着各縣儘量調查荒地，儘量讓人民備款領用。

於是各縣都忙起來了。

地

一部曲

1

有，橋頭有那麼一家茶館的不大不小，兩開間房子，不進深，可是望進去老黑黢黢的，就在這黑黢黢裏隨便地散落的放着六七張污膩膩的檯子，檯子的四周又錯落地圍着同樣

是污膩膩的長櫈，而且，看光景，那些長櫈的脚都是不大堅實可靠的。

西邊靠壁是爐灶，四五只銅吊子放在上面，轟着那些張瘦長嘴，似乎寂寞地在瞧着門外的天。而，祇要風箱「嚓拍！」「嚓拍！」價響，就有無數細焰條兒從它們的座底下直冒出來，紅紅的，活像蛇在練舌子。

至於那幾十把黃泥茶壺，則是一列地被擠排在爐灶前用高脚長櫈架起的攔板上；它們也許有幾把是紫泥的，可是瓷的卻一把也沒有。內中頗有些是碎了蓋的，缺了嘴的，或者短了柄的。然而得不分好歹地擠在一起——它們默默地擠在一起。這是命運：誰也得巡歷各張桌子，被塞滿了沸滾的燙水——那乾脆會燙壞了肚子——又被人扯着，提着，呼喝一會，終於仍返回到攔板上，被擠排着，默默地，誰也不理睬。

是一對中年夫婦作了這茶館的主人，他們原本是莊稼人。在十多年前，他們還和一切老茅村人一樣，在老茅村裏種着幾畝田地。一是沒有能耐，而那幾畝田又不能讓他們夫婦有着多大的出息，這纔使他們丟下了鋤頭，跑到鎮上來，開下了這片茶館——是的，開下

了這片海龍園。

海龍園——這名子倒是挺神氣的，雖然老闆自家倒並不覺得，而且有許多時候誇不上口。是一位識得幾個字的先生題下了的，並且包辦寫下了那幾個字，這是老闆請求的結果。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漆匠店把那簇新的髹漆好了的照牌送來時，他真樂得個什麼樣子。他趕忙把它釘起來，釘在屋簷下最顯著的地方，自己足足看了三天，一點也沒討厭。雖則那些喝茶的鄉下人一向下來，我們可以相信，誰也沒有真注意過對它看一眼，而且他們也許誰也不知道這店叫什麼名字；也許，誰也沒想知道過。

再說，那名字不僅神氣，也是頗誇大的一個。門前不過是那麼一條污糟糟的小河而已，任怎麼叫人站着一心一意瞧，怕瞧上一個整點兒，也不會讓人想起那浩瀚的海來；說是那不大清楚的水裏會有龍，那更是天曉得的事情！可是饒這麼着，海龍園還是海龍園，它足足的開了那麼十多年，而且一還還要開下去，雖說老闆早已覺察出來：生意已大不如前，而且更壞的是：竟是一天一天壞下去，一點見不得有起色！

想起生意，雖然是曾經那麼興盛過來的，老闆的興頭總要冷去了半截。他雖是一個和氣快活的人兒，但生意常常要叫他端了條板櫈，坐在門前，對那眼前的小橋兒發呆，歎氣。

說是小橋，倒並不冤枉它，它真是那麼小：三條並不闊，也不長的石條兒攔在兩面的塊上，塊呢，碎石塊砌成的，早已有不少處拔了縫，有的竟連石塊也不知去向，成爲一個空洞，而那洞裏也就不客氣的抽出了碧油油的青草。石級，只不過幾級，也不行了，有的斷了，接筍處也顯得不緊扣了：望得出下面緣綠油的水。就算那橋面還顯着完整一點；而兩邊居然也各有一條欄杆兒，雖然經歷了不少風霜，腐朽不堪，叫人瞧着怪有點疑心的：假使同時有那麼十多個人兒倚在上面，包準會出頂大的亂子！

常常的，老闆一瞧着那橋，心裏就會嘆氣。真的，那橋兒的命運就跟他的店相同；橋是一天天在頹敗下去，他明白，而他的店，不也是麼？這其間自然不一定有什麼風水關係，這，老闆也知道，雖然鄉下佬，他可不迷信！然而命運一定不許相同麼？瞧吧：橋上鄉

下佬頂着尖頂氈帽擠得頂緊的時候，他的店裏也就擠滿了人，要如橋上不大看見人，那麼他的店裏準是一個鬼影兒也沒有。

這情形，老闆頂明白得透！大清早，老闆一開店門要不了一回兒，太陽也沒等曬上橋頭，尖頂帽兒一個連一個兒出現了，漸漸橋上擠得緊起來，蟲着那幾十個尖頂兒，一頂一頂的。別瞧那橋小，它可擠得下幾十個人。鄉下賣蛋的村婦，賣洗帚，碗架的苦老太婆，再有賣螺螄的網船婆，全要借光它一席地，作臨時買賣的場合。不管擠得多少密。爭論，呼喊，笑，在那橋頭。待得擠下一大羣人來，橋上又蟲滿另一些尖頂帽。下來的人有的擠到了大街去，大部分却是擠進了他的店子，於是老闆提着茶壺，銅吊什麼的忙起來；老闆娘也用着她那股蠻勁兒，對着風箱使力氣——「噉拍！」「噉拍！」「噉拍！」……

還不是這末麼！所不同者：從前這光景總要維持到吃飯前，纔得清堂，而現在：像飛來了一羣瓦雀，「唧咀！」「唧咀！」的鬧了一陣，接着「哄」的一聲，飛了個一乾二淨。

至於飯後，情形自然不同，可是先前橋上總還零落的見得着幾個尖頂帽。老闆就最喜

歡見到這零落的幾個尖頂帽，因為這樣，老闆的店裏也會有零落的尖頂帽進出——縱零落，也要零落到夜晚纔散堂。現在呢，下午的橋上就只有片白白的太陽光，而他的店裏，則是烏溜溜黑沈沈——好一片晦氣！

生意從二三百碗一天跌到一百進關。

七十，八十碗也煩難，照現在。

甚麼道理，老闆不明白。

依他毛忖忖，他覺得這十多年來，即是說從纔開店到現在，世界也沒甚麼大變。物價漲了幾倍，他理會得，可是他依然賣四個銅子一壺茶！其他就是張家，李家的婚喪，喜慶，陳姓，王姓的添丁，翻屋，有關係的朋友或者親戚之類，他有份，他得送禮，於是他知道。左右總不過這些，說是「變」或者不，反正也差不了多少。可是，不管這，生意一天一天在壞下來却是事實。

這他就不懂。

話雖這麼說，有一點他却看得明白：那些鄉下佬一天天儘往「省」裏鑽！一碗茶，四十錢，多便宜！茶葉多少錢一兩？不想想！水雖不要錢，但得化氣力去挑來，再得燒煤烟透它。——煤就人家肯白送？可是他們還得省！——茶，省得了；四十錢，還不差？但買豆腐要一整堆，買菜？——準得一大籃！

現在誰都這麼想了，那些鄉下佬倒頂精透，那副心眼兒可就够難摸。老闆會這麼想過。可是事實上並不兩樣。請瞧那茶桌下鄉下佬上過街的籃子吧：從前魚和肉毫不爲奇，那籃子裏總得放上一大塊肋條或腿精什麼的，白嫩嫩的，紅溜溜的，怪惹眼，壓得那些鮮鯛魚儘白着眼喘氣，想直跳。因此逃走魚兒，或上橋魚兒跳到了河裏，這些笑話兒常鬧得有，現在笑話兒既由少降至於「零」，籃裏再也不會大魚大肉的透着好看了，最多的是鹹魚，卻也不常見總得忙汛纔有，平常大概全是些豆腐什麼的，幾個錢就是一滿籃的東西。這在老闆看來，一句話：省，總是省：

可是，鄉下佬有心眼，省得下，他却不能。他得有一定的開銷，少一文也不行：先是

茶葉，煤得買來應市；其次是茶捐，房錢；房捐也得來一半。身上穿上去的，吃下的，不消說起。外加甚麼人情門酢，再有臨時的種種捐，譬如：去年水旱，他們前的小河得開，他就得出開河捐，諸如此類，他都得靠在這店子上面。可是鄉下佬却儘往省處想，叫他作老闊的怎辦？

想一盤扭，真的一下子把店關起來，可是以後的生活着落着誰？這得想一下，不能含糊。這麼想，身子又得冷去半截。沒法兒，老闊依然是老闊，海龍園還是那麼，而那層層少不了的開銷也照舊是。

總虧得午前還算可以說是滿堂，雖然和以前人匪擠擠的情形還差得遠。他把他全身的那股勁兒儘着上午那一歇歇時光裏拿它來對付——他要努力應付那些粗率的顧客，除了茶的價錢之外，再讓他們感到另外的滿意。他得靠這些「鄉親」！

然而一到下午，他那股頸頭就盡情兒消散了。自然，要他提他也提得起，他可不像那夥抽大煙的人，可是提着來對付誰呢？店堂是空空的，沒有一個影兒。他向四周瞧一眼，

什麼也瞧着了：檯子張着那烏險，呆對着黑沈沈的屋頂，長橙呢，像害着腿病，懶洋洋的儘想往檯脚靠；茶壺，吊子什麼的也蹲着全不作聲。他看老闆娘，老闆娘也在爐灶腳邊打盹，那麼點頭箍腦的，真好看，口涎流着很長，很長也不覺得。一切，都像死去了似的沒法兒，掉頭向外，那小橋兒就轟着在他面前。他對橋瞧，心裏希望會有一個人走過，沒有；他坐下在門頭的檯上，耐着性兒守，好一回，還是沒有。橋上只是那麼白白的一片太陽光，照得有點觸眼。於是，他又嘆氣。

歎氣，因爲久了，只是一種習慣，不復具有甚麼嚴重的意味。歎氣也是不行，這，他早已明白。而且一向下來，他漸漸覺得這麼坐着歎氣，不僅呆，且也厭氣。厭氣得想法解，否則，要成毛病，於是他想到一個解悶的法兒。從他那頂好的脾氣裏，他想到——他在陳老五竹園裏要到了一根細青竹，網船娘也給了他一只釣鉤。把線拿來聯一下，他作成了釣竿。

作釣竿，明白是爲魚。他可不這麼，釣得牢，釣不牢，全沒關係。反正從他作了釣竿

以來，他可沒有釣牢過一個。他不在乎這些。他的是——解悶兒。

那麼坐着，老闆真有點悶。他斜着眼瞧那河水在太陽兒底下一翻一翻的儘白着眼。沿着河有野風吹來，裏頭夾得有菜花的香氣。

他有點眩忽，把眼兒收回，望着兩街頭，這頭那頭的直瞧，空氣靜極。「靜極」裏，時間側着身走過。

「嚓啦啦……嚓啦……嚓啦……」又來了！總是這個時候，倒不脫班的，娘兒們似乎約好了似的聚着在橋塊邊的河灘上，一股勁兒刷馬桶。

「嚓啦啦……嚓啦……嚓啦……」那怪聲氣，天天這麼的。

刷好了，提起來，放在橋上靠東的欄杆傍，曬。看那大口兒。斜對着太陽，活像砲。——不怪有人管馬桶叫砲。那斜倚的樣兒，倒像對太陽威嚇。太陽可不怕，睜着眼兒儘瞧，直瞧到那白粘粘的馬桶底兒。

「嚓啦啦……嚓……」老闆聽得清楚。

他猛的想釣魚。走過去把藏在門後的竿兒取出來，邁上橋頭。他對着太陽，把線兒打灘渡上娘兒們的頭頂上放下去。他要釣菜花魚——菜花正開得黃。

手兒抽釣絲一動一動的。

娘兒們不理會，一壁談着話，一壁——

「噤啦 噤啦……」

線兒碰了一個女人的頭髮，再牽了牽她的耳朵。

「殺千刀！」拾起頭兒罵。

「哈·哈，哈，……」向下面笑。手再一牽。

「短命鬼！你也想釣魚，別叫魚先釣了去。」

「你叫魚釣了去？不慌，我得把你釣回來！——多麼大的魚呀！」

「吓！……」女人笑，也惱。

「哈哈……」老闆依然是。

女人不理會，用力「噉啦……噉啦……」

老闆還是放着線，一動一動的。

女人提着馬桶上橋來，把它靠在欄杆頭。

老闆裝作正經的，沒作聲。

「拍！」屁股上着了一下。

回頭。

「好，你打人！」

「你不看見太陽都被你遮斷了麼！瞎眼鬼！」

對那一排馬桶瞧瞧，果然。

「你打了人還罵人，好，我認得你！」

「認得我怎樣？」女人笑，跑走了。

老闆掉過來，依然放着魚絲，耐心地。

有兩個黃軍裝沿着街頭走來。

一個腋下挾了一卷紙；一個一手拿着刷子，另一手提個鉛桶兒。——分明是局裏的弟兄。

荒

黃軍裝挨到了海龍園前。
往裏望。

「沒人兒？」一個說。

他沒瞧見灶腳邊打盹的老闆。

另一個，回頭，望着橋。

「老闆！」

北佬的聲氣。

老闆側轉身「怎樣？」

「有開水兒沒有？」

「我騰！」

老闆走下來，把釣竿扔在門角裏。

試着各把銅吊子，沒有開的。

「喂，擲水！」

老闆娘醒過來，抹去口角的涎水，兩眼直瞧黃軍裝。

「喂，擲水，聽見沒有？」老闆提高嗓子。

明白了，便着力擲起來——「嚓拍！嚓拍！」

焰條兒直冒，夾着細火星。

一回，吊子嚙透着氣。

老闆挺了一把。

「倒這個裏。」黃軍裝指着鉛桶，鉛桶裏有麵粉。

老闆沖。

「有了！」黃軍裝俯下身子，用刷子調起來。調一回，行了，把桶子提過一傍。站起來。

黃軍裝彼此看一眼。兩人頭上全冒汗。

天氣真有點熱，

「老闆。」

「怎樣？」

「有冷茶沒有？」

「壺裏瞧。」

兩個黃軍裝翻着攔板上的茶壺，把有剩的全擲了。

胸口舒爽得多。

「謝謝老闆！」黃軍裝笑了笑，提着桶跨出門去。

在橋頭邊水閣的牆上貼下了一張白紙黑字——走了。

老闆趕出去。抬頭對着水閣壁。

一團團，一行行——黑的。有點氣味。再有一個紅方方，在旁邊。他知道，這是太爺的印信。

「怎回事？不明白！」眼睛儘楞，像想瞧進紙裏去似的。

頸兒有點發酸了，退回來，坐在門口橈子上。眼睛還沒放鬆那水閣壁。

還是那麼一團團——黑的。沒意思！

收過眼來，往街的熱鬧頭瞧。就是鬧街，也沒得幾個人見。

「噫！突然一個咳嗽聲從另一頭傳來。

掉頭，「鄭老爺。」

說起鄭老爺，誰不知道是本鎮的鎮長。他那臉蛋，別瞧着瘦，倒是挺威嚴的。再瞧瞧他那鼻子邊兩條八字紋兒，向下一拉扯時，還不够你的！沒鬍子，不相干。他那大大眼鏡兒裏的兩顆黑眼子上也怕人。

「嚶呼！」一口痰望河裏跳。鄭老爺已蹣到了橋頭。

老闆站起來，「鄭老爺！」

「唔，生意好！」威嚴的眼珠向他堂裏一掃。

老闆苦笑，「鄭老爺，那壁又貼了告示！」

鄭老爺掉轉身，蹣過去。老闆瞧他點頭箍腦的，動着兩瓣嘴脣皮。够有味！

「甚麼事，鄭老爺？」

「領荒地。」怕他不懂，又說：「沒主兒的荒地，現在什麼人出了錢，就可領去使！」

「說着，轉向街頭蹣去。」

「荒地有甚麼用！新花樣！」老闆看着街去的鄭老爺的威嚴的背影這麼想。

明白，這和他全不相干。

他望了一回街，掉頭來。西天的太陽已將埋土，橋上只剩一點點殘暉。

望着那點殘暉，心又無聊。他一股剝兒想着：

「噢，一天又完結了！」

二部曲

黃昏覆蓋了下來，路燈發着黃澄澄的光芒。

別瞧鎮兒小，這新時代的產物——電燈，倒也不惜身份地光臨着了。是在三年前，一個叫做老佐的傢伙，集資開了一戶什麼電燈廠。

從此有不少店家裝下了這個一向沒有的新玩意兒。

路旁的電杆上於是也有了路燈，雖然那麼黃澄澄的，給了行人不少的便利。鄭老爺打街頭踱回來。

一步步挨到了橋頭。

橋旁的電杆上，黃光照下來，把他的身影照作一團。

借着那黃光，他對水閣壁上的告示看一眼。

回頭，他瞧見了那一家小茶館子，板門關得緊屯屯的。於是 he 向着街的另一頭走去。

他終於到了自家的門前。

門上的電燈也亮着。那白磁亮罩被光兒透得通明。因此白亮罩上的兩個字兒——鄭府，也顯得分外耀眼。

朱紅的大門也在電光下發亮。

鄭老爺對這些看了一看，纔跨進門去。

閃過屏門，他跨到了天井裏。

左首廚房裏有火光，更有「畢烈！」「畢烈！」的細聲兒傳進他的耳鼓。接着一股油腥氣直衝鼻子。忽然「噉！」的一聲，鍋子裏直叫起來。光景又像是煮青菜。鄭老爺心裏想：於是聯想到近來煮菜放油太多。油價長了不少，那氣味也够難聞。以後要少放些！他得這樣關照他們。

這麼想，脚已邁進了大廳。

他瞧見他的九歲的小兒子正氣咻氣咻的搬着棧，把來圍着桌子。他似乎在預備吃夜飯。

鄭老爺瞧瞧他瘦瘦的身子，再有那掙得紅紅的小臉。

心裏一陣憐惜。

「傻子！你想搬那重重的棧子，還不讓他們搬去！」

孩子翻着無力的眼珠瞧他。嘴裏喘着氣。

鄭老爺進去，連頭帶肩把孩子抱了個滿懷。他俯下身，嘴對着孩子的小頰兒，溫和地說：

「阿囡，不吃力麼！」

孩子沒作聲，還是有氣沒力地喘。

「看你喘得個什麼樣子！乖乖，以後不要這樣子了。」

椅裏。

隨着向檯上迅速的一瞥。

硯臺筆墨的放得很整齊，那個鉛絲網裏的什麼公文紙張的，也全疊得平平，沒胡來。他感到有點滿意。「看門王三，別瞧他認不得字，倒有一手的。也還勤快。」

不過這一點點的滿意，只是俗語所謂「曇花一現」。一會兒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莫怪他。他鄭老爺正有心事。或者說公事。

鄭老爺似乎有點倦。他把頭擱在椅圈兒上，眼睛對着白亮亮的電燈光，覺得眼皮兒慢慢闔起來。

樣子很安閒，就跟養神一般。

可是他的心裏——我得說他的心裏，卻比得「夜戰馬超」！打兜兒的，亂糟糟的，——那心事和公事。

沒說得，又是橋頭那張白紙黑字作的怪——不過今兒似乎厲害些。領地！這是衆人之事。——鄭老爺懂得「衆人之事」——是公事，公事，他有份，他得管！要不，作這鎮長幹麼呢？

而且人家也少不掉他啊！

這麼着，他苦苦地想着這件領荒地的公事。眼前就像出現了一大片廣漠無垠的荒地，茅茅草草的。

他的心裏也那麼茅茅草草的。

「八塊錢一畝，不貴！」鄭老爺想。鄉下佬領了墾墾，糧錢總出梢得出的。

「八塊錢真不貴！要如有巧當，爲什麼他也不……？」

「可是……總得田邊地，而且要大些——整畝把，那纔行，纔會有鄉下佬租來種。有

出河的更好，租額要多少？荒地，四斗總行吧？不行麼？三斗，三斗五也好。慢着，反正墾熟了，以後好加的……」

鄭老爺這麼想時，倒有點興奮起來。嘴裏也不覺得「嘖！」「嘖！」發着聲。

「不過……要是些墳頭，零角呢！領了還不是只有賠糧的份兒？」那些個，他鄭老爺只有敬謝不敏，他可不能做一個傻子呀！

「再說，領着了沒主兒的荒坟，那還笑話麼？——倒是去認祖宗的呢！」

這麼想，鄭老爺倒有點好笑起來。

但是問題還沒這麼簡單，鄭老爺明白。因為天下事常是這麼的呢：徧徧有一大片荒地，徧徧那荒地上就有一個沒主兒的孤墳。那怎麼辦呢？要領來了還是不呢？

——這個當然得看情形做事。君子要懂得「經權」纔好呢。要是他鄭老爺，他就直截了當領了來，交把佃戶種去。他不要鏟除那孤墳，他可不管。他開首兒只要四斗租米——自然說一畝……

頭在椅圈兒上打了一個轉，眼睛爲那電燈光芒所耀，還是半開半閉的。

一切似乎很順當。

不過，話得說回來。鄭老爺可並不是那種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他有着圓熟的經驗，即使對於荒地那麼回事。要不，他怎麼幹得下那些公事呢！就說荒地吧，他也知道近邊實在並不多；沒主兒的怕會更少呢。說不定會一點也沒有！這自然並不是憑空瞎猜。瞧啦；鎮西梢那塊出名的化人台——專埋死了的叫化的，自然也有沒來歷的孤身漢——前多年還是大片兒的讓荒着，現在呢，青菜，瓜，荳，棉花的，什麼都種得好好兒的了。——據說全有人完糧。有了主！

再說開去，鄭老爺自然不大知道得底細了。可是別瞧他儘住在鎮上兒的，他也下過多回鄉！遠的不講。單說去年吧，他就下過鄉去。說是天旱得厲害，田裏都裂了條兒縫，稻全枯了身子，沒指望——那些泥腿兒要他鄭老爺看去。自然，這些全是他的佃戶。他也明白他們沒存好心腸，說不得今兒要少還些租，或者竟不要還一個大。

鄭老爺看着他們，全是些愚蠢的臉。這些泥腿兒會撒謊嗎？他鄭老爺可信任不得。——他總不能上了泥腿兒的當呀！好，就這麼着，他得親自瞧瞧去！反正他總不能對付不過那些泥腿！

鄭老爺就這麼不辭勞怨地下鄉去。足足跑了三天，顧不得那夏天當頭的太陽兒。

說田裏乾得起了裂縫，鄭老爺倒似乎看見了一點。那些縫兒可不全是直條條的，儘有的彎曲得够好看。稻桿兒，稻葉兒還算得碧綠的，就祇葉尖兒有點焦，饒這麼着，總說不得死了呀！不成那些泥腿兒想騙了他這個鎮上人？——唉，那些泥腿！……

各處全差不多是這麼的，他鄭老爺只算得白跑。

話雖如此，有一件事他却記得：跑了那幾個村寨，經過了不少路子，却怎麼也沒瞧見過一片荒着的地。就是有坎，坎外的餘地也是被墾了種着什麼的。

「就差荒地太少了！」鄭老爺一股勁兒這麼想着。

他記得往常隨便翻臨荒冊的時候——不錯，他家裏有着荒冊兒，是前任鄉董交卸下來

的。交卸給他鄭鎮長。

沒事兒，他也去翻翻，似乎這兒，那兒的全是荒地這東西顯然不會再有用了。因為實際上全不會如此。荒地——看看：種得那麼好；問問：又是誰家，誰家的主兒！

「還是叫老岸來問問。他倒熟悉一點。」鄭老爺這麼想時，猛的把緊閉的眼睜了開來。

他看見有一個頭影兒在門口一探。

這是他的小兒子。

「爹爹，吃夜飯！」

「唔……」他含糊地應了一聲。

孩子走了這是他的禁室，小孩子也不許跨進的。

他隨即站起來。「唸」的把電扭換了一下。——一片通黑！

他踱步出來。覺得小兒子也許等夜飯等得餓了。

他隔着眼鏡一瞧：太太，兒子全已對檯坐着。菜兒熱騰騰的冒着氣。——祇等他。鄭老爺，就在中間空着的位子上坐下了，飯已經盛好在面前。他端起碗。把了筷子同時威嚴的眼珠向着全檯一掃。

除了上午剩下的雞，肉，魚之外，果然多了一碗青菜。

他伸了筷子去夾了一筷，在嘴裏辨味着。一會，眼珠子射到了在傍侍候的傭婦臉上。——青菜裏油得少攔些！明白麼？多油氣！」

傭婦想辯白她實在沒有多攔油，可是看看那威嚴的眼珠子，她只好默然地點了點頭，臉上顯着尷尬。

鄭老爺的威嚴的眼光纔赦免了她。他把來望了望太太。

太太倒並不理會這些。她對於青菜什麼的根本不大有胃口。她的筷子只在雞碗，肉碗出進——那麼忙：不僅顧自己，還得照顧她的小兒子。這麼八九歲的孩子揀東西還不見純熟！可是他喜歡吃肉，吃那燒得紅噴噴，亮晶晶的肉。母親也覺得吃肉好，儘照顧着他。

她有時竟會停下筷來瞧他的小嘴啃肉的样子，看他順利的吞下了，心裏就高興起來：總得這樣着！瞧瞧他身體多瘦！臂兒多細！

因此她常鼓勵他吃肉，一點不加限止。她希望他會長到像一個湯糰。

可是孩子老那樣瘦瘦的，一直長不起來。

她不知道爲着什麼。

現在孩子纔沒吞了半碗飯，肉倒已啃了五六塊。太太瞧着，心裏又樂了。看他啃了最後一塊太太的筷頭上又揀着了。

「孩子，要吃麼？這塊好！」母親誘着。

孩子點了點頭，吃下了。樣子有點苦。

「吃得下，好！再要吃麼？」

小孩子又點了一點頭。母親又給他夾了一塊。

可是這一塊，他小肚子裏可真放不下了。他拼命地，苦澀地啃着。嘴裏油膩膩的怪難

嗽。喉頭也像有什麼梗塞出的，沒嚼到一半，他得放下了。氣喘喘的，眼睛儘翻白眼。

「媽，我吃不下了！」把手裏的筷摔在桌上。

「乖乖，吃呀，吃了媽歡喜。」

可是孩子沒氣力地搖了搖頭，眼珠還是那麼一翻一翻的。

看着孩子真吃不下，她把孩子剩下的半碗飯，半塊肉一股腦兒全倒在自己的碗裏。鄭老爺在傍飄着冷眼。看孩子那麼喘喘的翻白眼，他忍不住了：

「肉少吃些，不消的！」他對孩子說。

孩子祇翻眼對他無力地瞧了一眼，沒作聲。

倒是太太：

「又是少吃些！你不看見他多瘦！」聲氣裏顯得不高興。

「吃東西要調考。多吃有什麼用！瘦，多半是吃傷了！……」

「吃傷！吃了那一點那裏會傷？你把不得人家都扎緊了喉嚨一點不要吃，那纔稱你的

心意！」太太明明是佛然的了。

「我那裏有這種意思呢，你不要血口噴人！」鄭老爺真有點急了，這麼分辯。鼻尖上已冒出幾點汗珠。

可是太太一點也沒有寬容他的意思。她迫緊一步：

「你纔對人說得過『少擱油』！『少吃肉』！那末誰還不明白你的鬼主意呢！」

真真冤枉之至。他鄭老爺一秒鐘也沒存過這樣的心思，皇天可鑒！可是他的太太卻：他覺着應該分辯幾句。他擡眼望着太太動着嘴唇想開口。可是太太的臉是鐵青鐵青的。那氣兒可就透着大了。據着往常的經驗，還是免了吧，他鄭老爺是全明白的：再要辯辯，說不得會辯得一身腥氣。最後準又是一場暴風雨！

「算了吧。女人纔叫沒有辦法的！」他想。這當然不一定聽了孔老夫子的聖言的關係，倒多半是他的實感呢。

太太也沒再理會他。自顧自的吃完了飯。

王三已經把臉水端了進來。

太太給自己洗了臉子！也給孩子洗了，退坐到靠壁的沙發上去。不知怎麼，祇要一吃了東西，太太就會覺着倦怠起來。

孩子卻在廳角邊拍起皮球來——劈拍！劈拍！

「孩子，吃了別蠻，要傷的！」太太趕忙招呼孩子：「來，我這裏來，媽喜歡你！」小孩子跑來了，媽把他抱起來。

孩子就那麼舒適地躺在媽的懷裏。

媽擦他的頭髮，親他的頰兒，低聲地哄他，誘他。

只不過一回，孩子就安心地睡去了。媽抱着他到後面房間來。

鄭老爺還一個兒低頭吃飯。他看着他太太進去了，心想：「好吧，滾你們的兩個蛋！」他把碗裏剩着的肉全吃了。放到明天是不衛生的，他知道。要是剩給傭人吃了，那也

不上算。

這麼着，他咽下了最後一口飯。

王三把臉水端了來。

他取下眼鏡，把臉子浸了個透。然後一把一把拭着。

王三取過了臉水，女相幫也把桌上碗筷什麼的收拾了個乾淨。

現在廳上就只剩得鄭老爺一個人了。他來回地踱着，就像一只牯牛在搯磨，那麼打轉兒的。足有幾十回。沒稀奇這是他的習慣，他鄭老爺就頂明白衛生。

忽然他的眼光射到了長檯去：找水煙袋。

過去取了，燃起紙煤吸起來——蒲盧！蒲盧！……：嘴角邊冒着煙。

嗽！——煙灰跳到了地上。

依然是蹇着，不過慢了點。撮着火——蒲盧！蒲盧！

一頓夜飯也沒把心事和公事壓下一星兒。

他還是想着那荒地。

「老岸那傢伙也許會知道點，不過也只限得腳邊那些。」他想，鼻子裏兩條煙噴出來。接着又——蒲盧！蒲盧！……

「最好荒地要多一點，大一點……」

雖這麼想，可是腦裏耗耗耗的儘是些零零角角的荒坟在打轉，似乎叫它們墊滿了。眼前也顯着那些荒坟，個兒伶仃的，盡是箬帽那般大。

他使勁的一搖頭，想把那些坟兒搖落了。煙袋也狠命地抵檯上一放。

可是沒有用，還是那麼些坟兒，茅草兒長長的，伶丁兒的。

「怪！想荒地爲什麼儘想到坟？見鬼的！」

提起鬼，連他鄭老爺也有點心虛起來。想到祇一個人在廳上，不禁有點毛髮悚然……他隔着玻璃格子打灶屋望過去：天井裏一片通黑。灶屋裏也寂寂的沒有人聲，沒有火光。

「他們也睡了！」鄭老爺咕了一聲。

眼前還是那樣：拳帽般大小的，一個個。

他倒像要屈服了，可是沒來由的一股憤怒卻衝了起來：

「坎！坎有什麼要緊！儘是坎，也好！坎爲什麼就領不得！坎！……」

他突然從「坎」裏見到了一星光明：他知道坎地有許多人是不領方單的，那樣外邊很多。要如荒冊兒裏有，他爲什麼就不好領了來？那……那……總捨不了自己的祖宗！……

「這裏就有着生意眼了！」鄭老爺使勁的想。

他的生意眼是：要贖回，得瞧那家的家財，多少兒？沒準。反正總比領荒地還有意思。有出息些，打坎裏來的一星兒光明把他弄得真樂了。現在只望着事情快些實現。

「縣裏大概就會派一個委員來。要是去年的孫委員就更好！孫委員勘荒就幫他打個九折租！」

重端起煙袋時，腦裏就掠過那少年的影子……

三部曲

荒

當太陽纔探土，努力着爬上來，還沒把它底金黃的光芒抹一縷在那高高的屋脊的時候，鄭府裏是一片靜寂：誰也還沒得起來。祇有隔夜被貓鬥踏碎了的一個瓦頭，這時不知爲着什麼因緣，卻「卜」的一聲掉了下來，打破那深沈的靜寂。

可是在橋頭，那家小茶店卻早把門板探了個乾淨。老闆正忙着在一擔一擔的挑水。他把那兩個大擔桶挑着下河去，接着挑了滿滿的兩桶水上來；嘴裏「杭育！杭育！」的喊，直挑到堂後天井裏，倒在那個大七石缸裏。

地

這麼着，老闆喊着來來回回，直讓那大缸兒叫倒滿了。

老闆娘這時正在對付那只爐子：她先把細的柴條兒做火種，火旺了，纔把那烏黑的煤塊蓋上去。這麼一來，火兒就滅了那股勢頭，只冒得了細條焰。老闆娘一頭下煤，一頭得攪那風箱——噠拍！噠拍！……濃密的烏煙隨着風箱的響聲一圈兒一圈兒冒出來。不多一

35

一回，弄得一店堂全是了。連那橋頭，河面也舒騰得是。

不多時煙兒慢慢少了，終至一絲也沒有，只冒焰兒。老闆娘看看行了，纔轉過身，把那幾個銅吊兒全舀滿了水，燉上。於是再一股勁兒擱起來——噼拍！噼拍！……

一回，水就吱吱的響着，沸了。

老闆水已挑好，這時又忙着把茶壺，茶杯什麼的拭刷一番，整理一番。看着什麼都拿齊了，老闆纔安心地坐了下來，他向橋頭一望，太陽還沒照上。那水閣壁上的告示也閃進了眼裏。於是又想到隔夜鄭老爺的話——領地。

有一個尖頂帽打橋上走過來，正是老木。

在每朝跨進這茶館來的人裏，他總是第一個。

人是挺好的，也有福氣：五十來歲的人，已經掙得近百來畝田的家產。兒子有三個，全出落得有骨氣。他已不當家，上街買菜的全讓大兒子提籃。他那個大兒子也真有他的：不喝酒，不喝茶，不蕩街，買了要買的，一溜就回去了。這麼着，老子更放心，也覺傲。

可是他不對着人。誰個兒有時提着了，他也謙遜的說幾句，加點笑。

這麼個福氣的老頭子就住在老闆的家鄉——老茅村裏。在幾年前又被派作了村長。

老闆在鄉時曾受過他的好處。就說現在他也是照顧着的：他天天來捧着第一把壺子，

第一個杯。

這時他又坐下在那個靠窗的老位置裏。

老闆就把壺盞泡了個滿，提在老木面前。

似乎像開玩笑，老闆歪了歪嘴說。

「老木，那頭又張了新告示！」

老木也不認字，只「唔」了一聲，斜一斜眼睛。

「是領地，昨天鄭老爺說的出錢就可領沒主兒的荒地，不論多少！——你也領？」老闆

氣咻地說。

「領荒地。真好意思！那裏又有荒地讓你領呢？」

「我也說呢，新花樣，荒地有屁子用！」

「倒不是這麼說。你道場浜頭那塊地，儘有一畝來多，去墾墾也好的，可是你，讓荒着。年年得貼糧。你纔不會算計！依我說……」

「弄了這個店，沒生意還得要人守……依你說，有地你倒想領？」

「我。有了，……沒這個意思。……可是，老闆你總還記得：前些個兒年湯墩以南多的是大片荒地，現在早被那些湖南佬墾熟了，還養着魚池哩……再說，吳淞灘上從前也儘一大片兒，一大片兒的讓荒着，現在棉花汛時，棉花就種得那麼密密的：插足也難！近邊兒更不用說，你也明白：連坎頭零角的也種熟了。沒良心的，竟會把坎也鏟了個乾淨！你說，……那會有荒地領？真好意思！……」老木破了平常不大多說的嘴，竟來了那麼一大篇。

老闆點着頭，正想說話。卻有七八個尖頂帽下橋來，一氣跨進了他的店裏。於是老闆住了口，忙着去應付他們。

進來的人隨着各人的心意坐下了，分佔了那幾個檯面。

老闆提着盞盞什麼的，挨着一個個面前放下了。也帶給了他們領地的故事。還沒忘記
提明：鄭老爺說的。

荒
就隨便亂談着。

那些鄉下佬都顯着有點驚異。不過隨後也就明白了。於是有的想着自己的心事，有的
太陽光漸漸兒爬到橋角，橋上的尖頂帽由零落而擠起裏了。怪事！鄉下佬就像祇愛他
們的頭：不過清明就不肯探下那尖頂氈兒，那寶貝帶過清明的也有。這麼頂着頂着的，全
頂到了老闆的店裏。

不多一回，堂兒裏就鬧哄哄的擠滿了人。老闆手忙腳亂起來。他各處對付着，使着滿
身那個勁頭。他沒忘記：得努力使自己的顧客滿意！於是他一跳一跳的，像一位戰場上衝
鋒的大將。

就差着一點：他再沒功夫撒播那「荒地」了。可是那故事早已自己生下了翅膀，在這個

口頭飛到那個口頭，從這個桌子飛到那個桌子。

自然，聽着，說着這個事的人在這裏是全平等的。不過天然的也就分着——例如：和老木坐在一桌的大概全是有自田的人，或多或少地。而終年作長工的卻又喜歡自成一起。這麼說，同是稱田佬，可是也不能全是一個心眼兒，於是在「領荒地」這上面各人有了岐異的意見，也不是奇。

在老木這一桌上，老木還是說着先前的意見。他直覺得荒地是那麼少：連小孩子放牛的地方也沒有了。說起牛，這些有自田的少得有頭，那麼放牛這回事確成了他們的難題。爭論也比以往多：吃了誰的稻，踏壞誰的瓜地。諸如此類，常有得的。現在經着老木一說，結撩住了自家的心意，全桌都同聲地應了起來：

「對！今兒個連放牛地也沒有了！」

「所以說領荒地——好意思！」老木緩緩地作了他的結論。

隨後他默然了。他用着經驗的嘴呷了一口茶。衆人也覺着事情似乎全爲了開玩笑。

可是在靠裏壁那幾個桌上，卻正談着不同的意見，他們先沒照顧有沒有荒地兒，只是有一點明白：墾荒地沒會更意思的！說年年下肥的熟田罷。幾年來又曾讓有着多大出息給他們？不賠本，已經是「福星高照」。蹙翻了家的有多少？這年頭真有點怪的：收成纔好些，米價短的不成樣；米價高一點，又準得是個歉收年。算了吧！

「領荒地！還不是活見鬼麼？」油嘴阿銀斷說。

「一點不錯！這年頭荒地只要累你。熟的也得賠！死路子！」黃浜的根泉也附和着。

「我們真叫丟不下鋤頭呢！種田的只好種田。我們又不認識字，好去做先生！」好好氣兒的三官也這麼說。

「三官，我說你倒好去做先生，那麼文縷縷！」大門口一桌上的長工臭狗聽得了，隔着臺向三官打趣。

三官紅着臉，「呸」！了一聲。

滿堂哄然的笑起來。

根泉看不過，向臭狗：

「你就專成胡說八道，人家談的是正經事。」

「談荒地，誰不知道。我說什麼領荒地，原來只是個圈套，等你鑽，我纔說得來着。不是麼？」他向着同桌的長工們看一眼，隨又向着大眾：「領荒地，不好聽嗎？可是領了。衙門裏就問你要糧，不管你有沒有出息。你賴得掉嗎？不成吧！那麼明白了：衙門裏只想多收糧，是這回事。」他打桌邊站了起來，又說：「誰愛上當，儘管領吧！我只曉得吃酒——酒是甜的，不是麼？」

他聳了聳肩笑着，沒事兒地走了。

衆人看着他的背影，心裏全想：酒鬼！

可是酒鬼的胡話也着實打動了他們的心坎：他倒竟會有這一眼，沒想到！

就是說他亂來的，根泉也佩服透了：

「倒不錯，只是這麼個大當，年年貼份糧！」

不過作村長的老木卻不以這話爲然。他對隔桌的根泉看了一眼，幽幽地向同座的人說道：

「總不見得全爲糧吧。也可不讓地永遠荒着！」

就這麼着，堂裏翻着各樣的意見。老鬮也覺着有點異樣的空氣，只有今兒個纔有的。時間過去，橋頭已全然被白白的陽光照得耀眼。橋頭尖頂兒也顯得零落。

堂裏的人，逐漸少起來。老鬮的勁頭也一樣。

纔得十點光景，就散得一個影兒也沒有了。老鬮瞧着那個空堂子，把壺呀杯呀的賭氣收了個乾淨。他得準備了挨過那漫長的下午，事情是攏得全明白的；而且又得在寂寞裏希望明天。

明天也不希奇在太陽轉了個身後，就來着了。照舊是滿堂，差不多仍是那些個兒人，還一樣熱心地談着領荒地的事。雖然誰也不想真領，因而誰也沒問過價銀。

可是到得第三天情形卻不同了。老鬮穿梭似的在桌間來往着，卻再沒聽見誰說着那事

——甚至一句話，倒像約了伴兒一塊忘記的。老闆覺着有點怪。可是回心兒一想，又不顯着奇了：不干誰的事，誰會常記着來？就說他老闆自己，又何嘗恍恍惚惚想着！他的是——也一樣在腦裏快連根兒拔了。只有眼撲溜去時瞧到了那橋頭的告示，纔又還魂過來。

就在這天下午，當老闆坐在門口橙子上悶得怪慌，已經和刷馬桶的女人們打過哈哈之後，有一個燙過頭髮西裝穿得畢挺的青年打街頭走來。他手裏提着一個黑紋皮的公事包兒，皮鞋兒在石子上打得響響的。到得海龍園前，猛的收住了他那快步子，楞楞格格地站住了。似乎遲疑：向前頭的去路瞧瞧。也掉眼對橋看一眼；最後他把臉子對着海龍園。

老闆用疑惑的眼光瞧他。看他那個白淨的臉子，倒像見過似的，多熟悉呀！可又想不起在甚麼地方，甚麼事情上見過來。他覺着那個青年也在遲疑地瞧他。於是他一股勁兒想：

「這傢伙幹什麼的呀？」

西裝青年開口了：

「是老鸞麼？」

「怎樣？」

「請問鄭鎮長的家是不是在這邊？」說着，青年伸着一個白節指對街的去路那面一點。

「不錯，正是那邊。走過十多家那紅漆門兒的就是！」

「好，謝謝你！」青年點一點頭，開着他那大步子。囑囑的走了。

老鸞一眼不瞬地瞧着他的背影子，那背影子也像見過的。

「怪呀！這傢伙倒像是熟人呢？可是誰？」

這可就胡塗了。不過他是要去會鄭老爺的。那總有些來頭呀！瞧他那畢挺的西裝！瞧他那亮湛湛的皮鞋！沒錯的，可是那傢伙幹什麼的呢？他……

老鸞苦苦地想着。他要在那微薄的記憶裏找出這面熟的傢伙究竟是誰來，他的眼睛一直瞧着沒有動。直到那背影沒入了鄭府的大門裏。

「對了！這傢伙倒像去年縣裏派來勘荒的那個姓沈的。」

想起那姓沈的，他就連帶的記起了他的臉子，他的洋裝，他那一雙皮鞋，也是這樣白的，畢挺的，大聲兒響的。

「對了！準就是他，縣裏派來的！要不，他找鄭老爺幹麼呢？」

他有點高興起來，眼睛不期的望到水閣壁上那張紙。於是他便更有所悟的明白了：

「一點不差，縣裏派姓沈的爲辦荒地事的！」

這麼着，老闆覺着十分安心起來。他輕輕地「吁」了一聲，方纔的悶氣一下子全消盡了。

他無意再呆坐，在門角後取了釣竿，再站到橋頭去釣魚，雖然河灘上早沒有了可以打趣的娘兒們。

他慢慢地下着釣絲，一抽一抽的，耐心地。

西天的太陽照了他一個通身。

他直釣到太陽埋下土纜歇手。結果：今兒個天開眼：他吊到了兩條小魚。

老鬪想——也許運氣就來了！

他高興着提了魚走向店裏，在門後放下了，把小魚兒養在天井裏那個大缸兒裏。瞧小魚得了生，快樂的游，老鬪笑。

時光逐漸在暗下來，覺得該打烊了：

「喂，上板門！」他對着纔打盹醒的老鬪娘吆喊。一面站在門口等。

這時他忽然瞧見鄭老爺陪着方纔那個青年打自家兒裏出來。鄭老爺的臉可不同平常，笑嘻嘻的，分外和氣。那青年也儘是笑。

邊談邊笑，他們就來到了海龍園前。

「鄭老爺！」老鬪不知那來的興頭，這麼叫。

鄭老爺詫異地側轉頭來，對他翻了一個白眼。

「公事兒麼？」老鬪沒頭沒腦地又加了一句。

「哼！」鄭老爺只哼了一聲，掉頭走了。

青年也沒有理會他。

老鬪明知是碰了個釘子。可是他並不怪鄭老爺：誰叫他這麼冒失地亂喊亂問！鄭老爺不是正陪着「貴人」麼？那麼他可以……？

這麼想，他似乎浮滑地吐了吐舌子，臉上也莫名其妙地漾着一層笑。

老鬪娘端着幾塊門板走過來，他隨手接上了，裝進箱子裏去，一塊塊。

橋頭再也沒見過一個人影，只有路燈發着淒黃的光芒。

待鄭老爺陪同沈委員約摸十點過後走回時，老鬪和老鬪娘已深入睡鄉去了。

鄭老爺在同豐館給沈委員接了風，再在飛鴻書寮裏聽一個大胖子說三國志。

這麼着，他們回來時已不早了。好在王三沒敢睡，正在等門，一下就聽得了鄭老爺的
聲音。

兩人來到天井右手的那間屋裏。

這屋子本是鄭老爺平常會客的地方。中間擺着一個長桌子，也鋪得有雪白的檯毯。四

圍圍着幾把靠椅。靠壁兒有一對沙發，夾着一個茶几兒。看樣子，也稱得起頂精緻的會客室了——別說在這大鎮兒上。

現在就暫時改作了沈委員辦公兼睡臥的地方。壁角兒已好好地張得了一個牀：雪白的被單，粉紅的被兒，在那兒亮晶晶的電燈光下，顯得雅緻好看。

靠窗處也多設了一個辦公桌。現在兩人就坐下在桌兒旁邊。桌上躺着沈委員的那個黑皮包，飽綻綻的。

沈委員打褲袋裏出了鑰匙，把包兒開了。

別瞧皮包不顯着大，倒虧它裝得下那許多的：襯衣，襯褲，襪頭兒，手帕子，公文冊子，領據簿，收條簿，調查表，香烟廳頭，小刀子……一些撈什子傢伙。

鄭老爺瞧着有點奇：堆在桌上那麼一大堆。

沈委員倒可不在乎。把不用的全塞回包兒裏，只留着公事上的在桌子上。

於是檯角上就多了一疊整齊的簿冊，伴着王三方纔安排好的硯臺筆墨之類。

瞧着沈委員似乎弄停當了，鄭老爺纔開口：

「今兒又是縣裏的恩典！領去讓種田佬種種，總是多一份出息。……我說……」

「省裏的主意，苛雜廢了，收稅短少，得想法抵補。於是……你明白！」委員笑了。
「哦！……」鄭老爺點了一點頭。

「就是這樣，多些糧！」委員滿不在乎的說。

「說糧，去年要短收不少吧？當公事的也難！我說，像我這樣的人該犧牲着一點，賠些糧也算不得什麼。……我……我也能領……。」

「自然，你。」委員又笑了。

鄭老爺也笑了笑，也覺着問得太幼稚。因為，當然的！

「我……我說我可以犧牲一點！」

沈委員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只對鄭老爺看了一眼。

鄭老爺也似有所覺地轉了話頭：

「怎麼，明兒就得着手？……」

「對。這裏我只能留得十多天。我還得往……可是，鄭鎮長，又不免煩勞着你了！」

「說那裏話呢！都爲着公家。好吧，時光已經不早，請沈委員安息吧。不過糟得很，糟塌你些就是！」

荒

鄭老爺點了點頭，就忽忽走了。

沈委員捻熄了火。一個翻身就鑽到了被兒裏。

外面一片通黑，只待黎明來給它一個轉機。

明兒個鄭老爺決心起了個大早。可是那青年早已在天井裏伸手伸脚的了。

他瞧了一眼，心裏明白：洋操。

傭婦端來了臉水，他洗過了。

吃過午飯之後，沈委員就一股勁兒忙着：把隔夜塞在皮包裹的東西取出來，重新放進冊子表格那些東西。他一切預備好了，纔定心似的看着鄭老爺的臉：

51

地

「先看幾圖好呢？」

「五圖，六圖吧，近些。好，我叫人去叫老岸來。」

沒一回，老岸帶着那個紅冬臉，一部絡鬚，慢慢地來了——他正是五六圖的兼保正。一條陳年積古董的老槍：抽大烟，身兒却挺肥。肯找事，結果必得至少一兩大洋的酬勞。幾百錢從沒要過，而且事事不落空。他還是每年做幾回壽的一位好漢：用紅紙方兒寫幾個字，分送一個鎮：於是有一包一包禮送來。他不要請人一口茶，就統統裝進槍管兒裏。只有兩處地方，他永遠得白跑。沒嘗過甜，鄭老爺的事他沒法推卻：公安局裏，那更好：有時會吃大晦頭。除外，對誰也沒饒恕過。

這麼着人家給起了一個混號：餓白虱。

餓白虱叫着太囁嚅，又變爲：餓瘋。

誰要見着他來，心裏就會想起：餓瘋！

餓瘋自己也明白。他靠着這個要更多的錢；

「放明白吧，我爲的什麼。誰不知道我——餓瘋！」

現在叫着鄭鎮長，又對沈委員瞧一眼。

老槍畢竟有着他的：一下子就認出來了。

「沈委員！」他打了個躬。

沈委員瞧着他笑了笑。就這麼說：

「好罷，今天瞧你五六圖的荒地，你得去！」說着，爽性兒樣子的走了。

鄭老爺也開動步子，老岸只得跟了上去。

他顯然不高興，因爲他還沒過足他的癮，就被王三打鋪上叫了去。

一連着幾天還是那個懶樣子。沒誰問他，一聲也不做。他沒有好處，這是公事，自然

！頂叫不高興的還是鄭老爺：每天回來很晚，他從沒有叫他老岸吃過一餐飯。就像他要賴在那裏似的，一回來就對他這麼說：「好吧，老岸，沒你的事了！」於是他就只得快快地走出來。

「就請了我，我也不見得就吃呀！」老岸氣忿忿地想。

看完了他的圖，他就不管了，鄭老爺也沒在意。他還是陪着沈委員一塊跑。約摸七八來天，這鄉裏就看完了。

結果三十多畝荒地，一氣叫鄭老爺領了來。

領頭丢角的也不少，或者更多吧。可是他沒有瘋。全是些巧頭：聯着他的田的。他可以壓着自己的佃戶兒種，照熟田兒算地加租米。

這麼着，領據就弄了五六十張。

每回沈委員填領據時，他就從傍兒看着：

「好吧，就我領……我可以犧牲着一點……。」

現在沒事兒了，沈委員也走了。他把那些領據和一張付錢的總收條一併鎖在抽屜桌兒

裏。

沈委員說的：他得憑那些領據和收條去換方單。

可是，慢着！那些坎兒先得弄明，這裏有着生意眼不是？

四部曲

荒

沒一絲兒雲，空氣裏到處是一片白亮。
一聯着是這麼個好天氣：太陽整天價照射在橋上，河裏。河水粼粼的閃着光片。天上

人兒渾身暖和和的，覺着軟。

老鬮照舊挨在門口，背兒懶懶的攔在後面的桌沿上。

菜花該開得像黃金吧：從野外來芬芳的氣息。——這熟悉的氣息哪！

風兒裏兜來了一個蜜蜂。在橋頭水閣簷下打轉——嗡嗡，……嗡嗡，……
弛懈的聲音。老鬮瞧着。

「嗡嗡，嗡嗡，……」

瞧着，瞧着。骨兒裏直慵懶到皮膚。

眼皮也有點抬不起來。

老岸忽忽地跑過。老鬮的心裏有點糊塗：餓癢！

懶着，沒有招呼。

矇矓裏，半點兒就差過去了。

老岸依然忽忽地跑回來。到海龍園就跨了進去。

老鬮瞧着。有點怪，這傢伙很少來呀！

老岸挨着老鬮身後的桌子坐下來了，老鬮也把身子轉過來，面對了裏，瞧着老岸那個

紅冬臉，儘奇。

「老鬮：我有話給你說。」樣子透着點嚴重。

老鬮一下子覺着空氣緊迫起來。他楞着眼：

「甚麼事？」

「你道場浜那裏不是有塊坟地的麼？」

「是呀。那是我的祖坟！」

老岸似乎沒把「祖坟」放在眼裏，他還是那麼一意地發問：

「那麼你有方單沒有呢？」

「沒有的。這是祖上傳下來的呀！」老鬪答。心裏想：問這些幹麼呢？他真有點不懂

老岸這時卻像悟了什麼似地，突的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

「怪不得在荒冊兒裏，我纔想呢！原來這麼。我說，你爲什麼不領方單呢？」

「這是祖傳的地呀，祖上傳下來的。我……」

「爲什麼祖傳的就不要領方單呢？方單是憑證。總得要點憑證纔是……」

「沒有憑證什麼要緊呢？地反正總是我的！」老鬪心裏這麼想，嘴裏卻脫口說了出來

於是老岸驚駭似地乾笑了。再哼了哼。

「沒要緊？總是你的？簡直在做夢！」

「我做夢？……」老鬪更莫名其妙起來。

「那塊地早已不是你的了，早已叫人領了去了！」老岸歎似地說了出來。

「什麼誰領了去的？……」老鬪猛的跳了起來。臉上浮着驚恐的氣色。這在他是做夢也想不到的：竟會有人看想那塊坟地。老實說，他雖然從小兒就靠着土地吃飯，卻也不在乎那一方方單，差那個祖坟，他捨不得。也不能捨。誰個兒好好的捨了他的祖坟呢！於是每年他得從飯菜裏省下來爲它納近畝把的糧。可是現在卻有人來看想他的祖宗了。真怪事！他疑惑地看着老岸的臉子，想從中研究出個究竟來。

可是老岸的話是斬釘截鐵的：

「誰？還有誰！是鄭老爺！」

「鄭老爺！」老鬪吃驚地應着。

他完全墮入迷惘中了。鄭老爺？鄭老爺會看想他那一點點坟地？他自己的還不少麼！

近千把。這兒誰比得上他呢？可是他還……

老鬪真想不到。他矇矓地問道：

「鄭老爺怎會領去呢？」

「他要領，就領去了！」

「可是總是我的地呀！」老鬪固執地說。

「是你的——誰知道呢？」

「怎麼沒有人知道？誰都知道我是祖傳的！」

「知道有什麼用？你得拿憑證出來！」

「憑證……」老鬪沈吟了。

「不是麼？要是你有憑證，你就拿給鄭老爺瞧，怕他再說得出什麼。可就是你……」
老岸意外溫和地說，似乎在替他惋惜。

老鬪再沒得話說，只是低着頭兒發悶。

「可是你也不用愁。鄭老爺一知那坟地是你的，他就叫我照呼你，他肯讓你贖回。他說他可不能讓人鏟了你的祖坟。……」

「贖回？……他領來了多少錢？」老鬪又似乎見到了一線光明。

「他的是……八塊錢一畝。你那坟地有一畝多。不過……」老岸轉了話頭：「不過他不能依領價，他得照時價算。他說過：八十塊！」

「八十塊？」老鬪吐了吐舌子；我怎麼出得起呢！一線光明又沒有了。

「瞧你那麼一大塊荒地……你……」老岸似乎在遲疑，在沉思。

「那一片地也值不了那麼多呀！」老鬪又加了一句。

「是的，也許值不了那多。可是……」老岸忽然放低了聲音：

「那上面有着你的祖坟呀。你總不能讓人掘了你的祖坟！」

「誰掘我的祖坟？我又沒犯罪。」

「什麼罪不罪！」老岸不高興了。「你想想，鄭老爺放給佃戶，佃戶得還租，怎不掘

了你的祖墳！」

老岸一凜：他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他無可奈何地瞧着老岸的臉，似乎這裏有着救星，會將他從這尷尬的境地中救出來。

可是老岸更加重了他的惶慮：

「不是麼？要如誰讓人掘了祖墳，那邊算得人麼？還有臉面作人麼？」似乎等着讚許。

老闊不自然的點了點頭。

「這麼說，八十就八十吧。不算贖地，算贖回自己的祖宗也行了。」

老闊還是不自然的點點頭。可是他立刻想起了：

「不成，沒有錢怎樣呢？」

「別說那樣的話！錢總好想法的。自己的祖宗呢——得看祖宗份上！」老岸安慰他似地說。

「我……」

「別說了！」老岸打斷了他的話：「總之，自己的祖宗！好吧，你想想，我明天來聽你回音。我有事，我得走了！……」

老岸站起來，忽忽地跑了。剩下老鬮一個兒在那裏迷惘。

他依然把背掉轉來枕在檯口上。

水閣簷下那個蜜蜂還在打轉——嗡嗡，嗡嗡！

似乎就是那嗡嗡之聲帶來了這個惡夢。

方纔的慵懶一下子全消個乾淨。心裏只是一團紛亂——夢一般的。

他覺着鄭老爺也會打他的主意，敲他竹槓——那是甚麼世界！八十塊好的，可是他得出得起纔是呀！不成鄭老爺把他當作了有錢人？不會！老鬮明白：他總瞧見過他常沒生意呀！可是那一塊墳地他卻要八十！老鬮原不在乎這地，就差上面有着祖坟，老鬮的話也不錯，總不能讓人掘了祖坟。人得要個臉作人，對得起祖宗第一，而現在卻……

沒有希望了！老鬮心裏想。眼睛還是瞧着那打轉的蜂兒。

——嗡嗡，嗡嗡！……

弛懈的聲音。多煩膩呀！

「可是天下事總得講個公平。」不知怎麼，老鬮忽然想起了這麼個大道理：偷領了人家的地，回頭來顛倒向人敲一下竹槓，這是甚麼理路？鄭老爺不會這麼沒理兒。要知他肯照領價讓他老鬮贖回，那他決不怪他。他也心服……

這麼着，他覺着他可以去試試向鄭老爺懇求。鄭老爺也認識他的，總不會太那個的呢。
老鬮霍地站了起來。他相信這是個最好的法子。

於是他向西動了步子。太陽斜照着他的臉，連眼也有點睜不開。

不過幾十步，他已經站在紅漆的大門前了。這時倒有點遲疑起來。腳伸了幾伸，沒敢跨進去。

王三一眼瞧見了他，招呼：

「老闊！」

「唔，王三哥！」這會卻不能不硬着頭皮跨進去了。

「甚麼事，老闊？」王三笑嘻嘻地問。

「見你們老爺！」

「在廳上。」王三向裏面啣了一嚙嘴。

老闊放出上斷頭臺上的精神，來到了大廳前。

他瞧見鄭老爺正對着檯翻着書一般的一本大簿子。

「鄭老爺！」老闊開口叫了一聲。

鄭老爺擡起威嚴的眼珠子，向他打量了一眼。沒作聲。

老闊僵直的站在那裏。

「有事兒麼？」鄭老爺冷冷地發問，顯着有點不耐煩。

老闊心裏一哆嗦，也覺奇：鄭老爺似乎全沒有領他地的事！

着。

「鄭老爺，方纔老保正給我說你老爺領去了我道場浜那裏的一塊坎地……」老闆嘖嘖

「誰領過你的坎地！」鄭老爺嚴厲地打斷他。

「怎麼。沒有領過我呀？那……」老闆更透着奇了。

「誰領過你的地？誰知道是你的地？」鄭老爺氣沖沖地說。

「真是我的，那荒地——祖傳的。」老闆想解釋。

可是鄭老爺聽着，就簡直的發怒了。

「你的，你拿出方單來瞧！」

「沒有方單。就爲着祖上傳……」

「沒有方單好算你的？」鄭老爺冷笑了一聲。

「怎麼不算我的？」老闆心裏想，卻沒敢說。

廳上一片靜。稍停停——

荒

地

65

「你年年完糧的麼？」鄭老爺又問。

「從祖上一逕完的。」

還是祖上！

「那麼你拿由單來瞧！」

「甚麼？」老鬪不懂。

「完了糧就有由單！甚麼！」鄭老爺又發氣了。

老鬪還是不懂。可不敢再問。他記得每回完了糧人家就有一張紙條兒交給他。由單，怕就是這個吧。那他可就多的是。別瞧那條條兒一年祇得一條，卻也紮成一個小彙兒呢！不說民國的，怕前清的也有在裏頭吧？——在老鬪的那個破箱兒裏。

「好，我去拿！」他說了聲，就忽忽的跑了。鄭老爺也沒理會。

他一口氣奔到了房間裏，拿出了那一小扎，又急奔奔回到了鄭老爺面前，「是這個麼？」畢恭畢敬送上去。

鄭老爺接過了，隨手把扎子翻了一通。

「全是些收條，收條有什麼用？只寫得錢數。又沒開明甚麼地，多少，座落那裏。這憑不得：誰知道你完的那塊糧？」

老馮不大明白，可是末句兒他卻全懂。

「我就祇那塊地！」

「誰知道！」鄭老爺還是那麼一句。

「我賭咒！……」

「賭咒？城隍廟裏去！這裏由不得你！」

「率」的一聲，綦子由鄭老爺手裏飛出來，飛到了老闆的腳邊。

老闆忍着淚俯身拾了起來。

他覺着鄭老爺再也不會對他這種人別理路。他的直心的解釋全是徒然的，除了懇求，他還有什麼法子呢。難道說他關得過鄭老爺？

這麼着，就說：

「鄭老爺，我知道你不是成心領我地的。求求鄭老爺，做個好事吧。讓我照領價贖回。那上邊有我的祖坟呢！」

鄭老爺聽着，兩條八字紋兒就往下那麼一扯拉：一幅更陰森森的臉蛋！

「你在做夢！」鄭老爺拖長着聲音，由手指指着老闊的哭喪臉：「都像你：這是我的地。那是你的地，照領價贖，我鄭老爺就喝西北風？別說跑上十多天，縣裏派來的人我就不招待他，留他吃住？我說你那腔子裏可有一個心子！哼！……」

老闊沒敢響。鄭老爺又說：

「我就說過八十塊，少一文你莫想。我好心爲你那個祖坟，你卻想吃了我！去吧，想想清！沒工夫兒和你嘍嘛！」說罷。連連揮手。

老闊沒法再留，只得跨了出來。腿子像不是生在自己身上的。

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裏，把紮兒撈回破箱，就癱癱似地倒在牀頭。想起自己「啞子吃黃

連，有苦沒說處」的苦處，不禁嚶嚶啜泣起來了。

第二天下午老岸又忽忽跑來了。那紅冬臉更顯着煥發。就像一個新近交了「桃花運」的少年。可就差了那一把鬍子。

「昨天說的事，怎麼呢？」老岸一坐下就問。

老闊搖了搖頭，表示沒辦法，

「又是這麼！你還得謝謝我呢。我給你在鄭老爺前討過情。結果怎樣？他一下就允讓了二十塊！他現在就只要你六十。怎麼樣？」老岸還不差麼！

一下就讓了二十塊。這傢伙倒底有點厲害的。可是老闊覺得就是六十塊他也一樣是出不起的。不過瞧了老岸的臉，卻遲疑了，他只得含糊地：

「哦，……」裝着驚異的樣子。

老岸倒頗高興老闊這個態度。他續下說：

「是麼？不過你莫再想少一點。祖宗是你的，我昨天說得過。你給祖宗盡了力，祖宗

那有不知道的，要如祖宗保佑你身強力健，生意興隆，你就在乎五六十塊錢？只要你現在肯想法。不怕沒有路子。」

祖宗保佑——老闖原也這麼想過。要如祖宗把着他生意一天一天好起來，他也不在乎那些錢。難的就是眼前沒路子想。

「就差着沒有路子呀！」老闖吃吃地說。

「路子得自己找！」老岸一下就截斷了他。他自己就是一個找路子的英雄。

話也是不錯的，老闖覺得。可是怎樣呢？他徘徊在祖宗和老岸之間，簡直是莫知所可了。

終於他決定了一個地方，他想去試試運氣。那是——引老闖。

引老闖也是老茅村人，和老闖正是同鄉，雖然他早已不承認是鄉下佬出身。自小兒就被舅父領出來作嗣。因此他就常住在鎮上，接下了作了肉莊的老闖——人家就叫他引老

闖。

靠着運氣好，引老闖就真有點「引」人的力量。肉莊不止他一家，單就他一家生意頂出色。加着來路的豬身賤，作利也容易。這幾年來就發得頗可觀。他年年進出，已經有了二三百畝光景。大煙也抽上了，可全不礙他的事！他還是那麼年年順利，透着他那個好運氣。

他就這麼決定去碰碰引老闖那股好運氣。他吩咐老岸等着。就自個兒走了。

因為是下午，引老闖店裏也顯得清冷。肉已快賣光，就只剩點零星兒在砧板上。祇有一個大豬頭沒動分毫，讓鐵扎兒高高吊着。瞧那兩只毛眼睛，睜得那麼一線的，活像在養神。似乎春天的慵懶氣息也浸沉到了它，那樣子就够幽默的。

引老闖瞧着沒事，橫打着在店背兒後小房間裏吸鴉片。

老闖進來。

「難得你！請坐，請坐。」引老闖客氣地招呼。

「窮忙吧了！」老闖沒神意地說。

「誰個不是如此。」引老闊敷衍了一句，又去吸煙了。

老闊瞧着。心裏亂茫茫的，怎麼開口呢？遲疑了幾個回陣，瞧引老闊吐了最後一口煙，纔慢吞吞地說：

「引老闊，我和你商量一件事。」

「甚麼？」引老闊似乎沒聽見。

「想向你調頭六十塊錢急用，有麼？」

「六十塊？甚麼急用？」

「我那塊祖傳的坎地教鄭老爺沒鑿兒領了去。他要我六十塊錢贖回，我那來這許多錢呢？地我不在乎，可是那上面的祖坎怎丢了？引老闊，你說……」

「喔，這是一件挺要緊的事，沒錯，沒錯，可是我也沒有錢，怎麼呢？」引老闊揚起眉來。

「引老闊，你聽……」

「我沒錢，不好耽誤你。你的是——祖坟，要緊，要緊，要緊你快得別處兒想法去，你總得別處兒想法去！……」

引老闆就這麼左一個「別處兒」，右一個「別處兒」，推托着，又連連說着事情要緊，要緊讓老闆開口的份兒也沒了。

這一切老闆全明白。他垂頭喪氣地退了回來。

老岸接着——

「怎麼樣？」

老闆搖搖頭。

「向誰個？」

「引老闆。」

「引老闆多的是錢。看你怎麼個不中用！我給你一塊說去！」老岸拖了老闆就走。

於是老闆又來到了引老闆的小房間裏。

引老鬮一眼瞧見了老岸，臉上就顯着尷尬。

道理很簡單：前些個兒年，一次引老鬮賣死豬肉，險些教縣裏清潔隊抓了去。船也下了。虧得老岸說情纔放了他。這麼着，引老鬮對老岸就有了比衆不同的好感。他背裏從沒罵過老岸：「餓瘋！那麼今兒他就怎能？……」

老岸也就仗這個，他說：

「引老鬮，這件事你得幫幫老鬮的忙。我老岸就作一個保。肯賞臉？……」

「老保正，我也沒錢呀！這年頭真是……」引老鬮搖了搖頭，接着：「可是你那麼說了，我不成讓你下不了臺？我想想看……」

他對着店堂喊：「阿桂！阿桂！」

阿桂進來了。一個胖胖的小夥子。引老鬮的兒子。

「你問你娘娘去，有沒有錢，六十塊。」

阿桂進去了一回，就帶來了一疊鈔票，他向他老子耳邊說了幾句，走了。引老鬮瞧了

鈔票一眼，說：

「錢有了，老闆。可是得要抵兒。女人的錢，不放心的。」

要抵兒，老闆。可又是難題了。否則那坎地倒好抵，一抵現在就差舍兒正出在那地上。這麼着，怎樣呢？他把乞援似的眼光瞧着老岸。

老岸全明白；引老闆只是作刁，不過對着他可沒中用。他向老闆說：

「要抵也行。你就抵了你那店吧。反正你靠着過活，總得贖回的。這麼說，你引老闆覺着怎樣？」他回頭看着引老闆的臉。

引老闆爲難地笑了笑：

「好吧，就這樣吧，你說了就是了。」

於是老闆化一吊錢叫王瞎子來立了一個契。契內言明長年二分起息，三年爲期，期滿不贖，該店即歸放主所有。計開：每年清利二次。

這麼着，老闆硬着頭皮，顛巍巍地簽了個「十」字。

老岸是中，也得簽。

於是一卷鈔票由老岸渡到了老闊手裏。

二人忽忽地回出來，老岸即刻拿着票子上鄭府去。

結果是，老闊取得了鄭老爺一張領據。

「你得拿這個換方單去，記着！」老岸囑咐說。

可是一說起方單，老闊心裏就盤扭。他恨透了這個。不成再有人來打他的主意？不能！就是鄭老爺也只能欺他一次。

這麼着，對於老岸的話，就只回得一聲「唔」。

現在沒事兒了——得定定心！雖然無端兒負了那一大筆債，而且日後不知能不能償還？再說，寫契就化了一吊；老岸也不會饒他；得要好好的酬報，他總究打人家手中奪回了祖宗來，這樣想，老闊就安心了。

第二天，一早，老岸就差他手下走圖的來站在老闊的門上。

老關一眼瞧見了，就有數。他封給了四元大洋。這在老關是一個頗爲闊氣的行動。可是老岸有沒有滿意呢？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明白：饑餓！只要「餓殍」，就沒有法兒塞得飽綻的。

這麼着，他就不再去理會。他只記着老岸一句話——祖宗保佑！

真的，要如祖宗爲着他出了大力，真個保佑他生意一直興隆下去，那麼不僅那筆債很容易就可還清，就是積一點錢也不會顯着難了。更好：祖宗再保佑他生一個兒子。這麼着，到得年老力衰時，他就把店交給兒子照管。他自己呢？他自己得像一個老封君似地那麼喝着兒子親手沏給他的茶……

「有這一天麼？有這一天麼？」老關熱切地想，「祇要祖宗保佑……」

這麼着，他把一切希望一股腦兒擱在祖宗身上。他用着比往常更多的勁頭對付着顧客。他要求旺盛的生意。

可是生意老沒見起色……

「祖宗！祖宗！」老鬪祈求着。

時間像飛。

一年過去了。老鬪熬吃熬苦的掙扎着，省下十幾塊錢上引老鬪處交了利錢。

引老鬪客氣地接納了他，笑着。

第二年——又過去了還他。是這麼煎熬着，拚吃拚鬥的交付了利錢。

引老鬪還是那麼笑着，接納了他。

第三年——老鬪真的急了，兩年就白白地過去，這一年還有甚麼指望？

眼見一轉眼又得年底了。他湊着日常從飯菜裏省下的錢，上引老鬪處付利。他還不出本。他希望引老鬪會原諒他。

可是這次他卻遭到了拒絕。

引老鬪板着臉——一絲兒笑容也沒有。

「賬上寫明白的，三年為期。你得還我本利！要不，你得讓我店！……」

老閻沒法，只得垂頭喪氣了出來。

他正自納悶着。

老岸忽忽地跑來。那個紅凍臉分外紅。鼓脹着。顯然是生了氣。

瞧見老閻，他就大聲兒咆哮起來。

「你怎麼只還利，得還本！不是，你就讓給他店。我爲你真够受了！我又沒得過你多少好處！你就讓我受累！真該死！我活了這麼大的年紀，聽過誰的廢話？卻爲你受引老閻的惡氣！你這害人的東西！你這害人的東西！……」老岸雙腳蹬着。

老閻苦着臉，心裏難過。可是他開不得口。

「你響呀！」老岸瞧着他不作聲，霹靂似的怒吼起來，「你得響，還本還是讓店？」

「讓店就讓店！老閻瞧着緊迫的情形，就打橫了心。」

「好！你讓店。你幾時讓店？」

「隨便幾時。」

「明天就讓！我叫你明天讓！」

「明天就明天！老闆也有點憤然起來。」

他瞧着老岸走了之後，心裏更憤恨了。他覺着鄭老爺，老岸，引老闆他們全是些魔鬼。他們迫着他一點不放鬆。只想驅他到絕路上去！——好，絕路就絕路！

一個惡的意念起在老闆的肚裏。他掙淨地笑了。

讓我們相信吧：老闆作算是沒氣的乾瀉泡，受了那麼多怨氣在心裏也會膨起來。——他得膨起來。

吃過了夜飯之後，老闆的樣子完全變了。他臉紅紅地像纔喝過幾斤老酒。眼裏火星直冒，閃着憤怒的光。他來回地在店堂裏蹣跚，嘴裏喃喃的似乎在咒詛着什麼。

是的。他咒詛着鄭老爺，引老闆，老岸他們。他也咒詛那一切踐踏過他的人。他恨他們，他也恨他自己。他連堂裏一切檯，條，椅，櫈，茶壺，茶盞也恨。他恨——他得來一個大破壞！

他這麼想，腳裏更用勁地踏着。似乎就在踐着他自己的敵人們。

老鬪娘坐在爐灶邊，瞧着丈夫，直害怕。

老鬪踐踏過來，兩眼炯炯的望着老鬪娘。

「把房裏的東西揀用的收拾起來！」老鬪下命令。

「幹什麼呀？」

「幹什麼，誰許你問！」老鬪就這麼強橫地一聲。

老鬪娘沒敢響，她退到了後面房裏。

老鬪打壁角裏取了一把砍柴的長柄大斧。眼睛裏冒出煙來。

他就近兒向一張桌子砍過去「刮」的一聲，那本來是腐朽的桌子，經不起這麼一擊，就

四腳蹺翻地倒了。

「刮！」他對付了第二個桌子。大斧兒在油火下一閃光。

像一個拔山的勇士般，他砍完了那些桌子，又在上邊踐踏起來。

他更對付了那幾十條長槓，把板面脚的砍一個稀爛。

一回身，他瞧見了攔板，攔板上的茶壺。他照着中間那麼來一斧。攔板斷了，茶壺打的粉碎。掉在地上的也碎了。

他更打爛了那幾個銅吊，敲毀了爐灶。他得破壞得一絲不剩。看引老鬪他們怎樣！隨手兒他把那油燈也打了。堂裏一片通黑，可是老鬪眼裏閃得有光芒。

他揮着斧來到天井裏。「擋！」的一下，那缸兒也碎了，水流了一地，浸溼了老鬪的鞋子。他也不覺得。

大斧兒終於搆進了房。老鬪瞧見老鬪娘正躲在角兒裏打抖。他也沒理會。他把老鬪娘收拾了的東西打作了一個大包，又把牀上的破被絮捲了起來紮作一綑。更把藏在鬘裏的米倒在洋麵袋裏，扎緊了口。他看着什麼都定當了，他就把那要帶走的東西提在房門外。他也把老鬪娘呼喝了出來。

於是他又提起了那把大斧子。他很命地向着牀砍過去。那本是犯着腳病的牀，就什麼

也裂斷了。

他向着櫃子砍。他向着米蠶油髮砍，他向着那個討來的桐油桶子砍，他向着馬桶砍，最後他砍倒了那點火的半桌。於是房裏一片墨黑。

老闆丟下斧子，摸過扁擔他把門外那些東西挑了起來。兩人就閃出了偏門。外面是御道，通裏頭玉皇殿的。

他們不敢走大路，就埋沒在後面荒野一片黑暗裏了。

尾

明天。當太陽努着爬上來把笑臉對這個鎮子時，老木蟲起那個尖頂帽，第一個出現在海龍園前。

他瞧見了關得緊屯屯的門板，覺着怪。

「怎樣老闆今兒睡失聰了呢！」

老木敲着門，喊着：「老處！老處！……」

裏面一片靜。老木更覺怪。更着力的敲喊，徒然。

尖頂帽一個個聯着來。他們瞧着關緊的門板，也怪。他們幫了老木和敲喊。

尖頂帽愈來愈多，約模幾十人。他們一塊兒喊着，敲着。——還是徒然。

老木繞了繞眉：「徧門去！近他們的房間。」

衆人轉到了御道上。老木推了推，門虛掩着，就呀——的開了。

他們不暇推敲門的究竟，就蜂湧了進去。

房間裏是一片零亂。店堂也是，可不見一個人影子。

那裏去了呢，衆人全驚異起來。盜劫嗎？不會單搶老處一家。賊偷呢？也不像。仇家

報讎吧，倒可能的，不過像老處那樣和氣爲人，那裏會有對頭？

鄉下佬全糊塗了——苦悶着。消息傳了開去。

附近店裏的街上人也跑來了。他們中有老處，伙計，學徒。

他們瞧着那破壞的樣子，也想不出端倪，跟鄉下佬一樣。

可是合盛小雜貨的王老闆卻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斷定老闆是逃走的。

「那裏爲什麼要打壞了東西呢？」就有人那麼問他。

「那也很容易明白：他既帶不走，卻也不要留着讓人受用。」王老闆乾脆地說。

這話倒有點近理。衆人覺着：可是鄉下佬卻不佩服；老闆爲什麼要逃走呢？

「爲什麼逃走？這更容易明白：年關近了，欠的錢對付不過。就逃了。」王老闆還說的那麼直截。可是不對這話，鄉下佬卻更不佩服了。老木說：

「不會的，老闆日常省儉，從不短人錢。」

王老闆不再開口。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店也關着，別叫人也當了他逃走，就忽忽走回去了，衆接着衆人也散了去。

只剩得那幾十個「鄉親」徘徊着蹀躞着：他們失去了最親切的喝茶地方。自然。別處也有。可是在那裏他們將受到怎樣的不安和冷遇呀！

小波瀾

(附錄)

蹇先艾

劉源的兩隻帶着黃睫毛的眼睛，有時睜得很圓，有時虛成一條縫，筆直地遙望着車站。他並不是在欣賞那車站的西式建築的藝術，也不是在羨慕站長和他的家眷很舒適地住在那座洋樓上，雖然洋樓在草屋遍地的村鎮中看來是奇蹟。

夏天了。時間的巨輪輕微地一轉動，春光便像夢影一般的模糊了。七月的狂熱烤炙着還有聖蹟的小城。矮小的草房裏窒悶得有如火上的蒸籠。十幾天沒有下雨了。因為土地比較還豐腴，莊稼顯然沒有受到過分的災害，不過前兩天有幾處村子的農民已經開始在祈雨了。農人們在這樣烈日炎炎之下，決沒有法子再工作，一則也由於麥子沒有到收穫的時期，西瓜有一半還沒有成熟，香瓜幾天早摘了一兩車送進城去了。他們都裸露着黑紅混合的上身，在有水井的木棚底下休息，預備渴了的時候，好用瓦罐從井裏汲水來喝。劉源的生活是不能像這樣閒適的，他以前是一個農人，現在是一個驕車夫，瓜田的風味在他的生

活中是早已成爲過去了。他祇有一位害着肺病，成年咳嗽的母親，人們都羨慕他的簡單的
家庭。他的財產是一輛前後有窗格的，透風的老式轎車和一匹用黃牛和人換來的羸瘠的騾
子。他習慣着每天黎明就從城裏趕了車子到車站來等候，送下站的客人去游覽聖地。姚村
車站距縣城還有十八里。據說當初因爲怕破壞聖地的風水，才把車站遷移得這樣遠。這一
點，劉源是十分滿意的；風水他不懂，不過車站要是靠近縣城，他們的生活便會懸在半天
空了。從車站到縣城這條路很不好走，缺少正式的大道，有坎坷不平的田塍，有長踰數里
，一望無際的沙地，有縈迴深陷的乾水溝，有高可沒人的高粱叢。雖然沒有山，紆迴的羊
腸小道也是同樣的嶮巇。他從前平均一天可以接送兩次客人。在二八月的春天和秋天有時
能够到三次之多。送一次客人進城，平均需要三個多鐘頭，但是祇能得到七八角錢的代價
。因爲同業競爭得太厲害，無不竭力減低價格來兜攬生意。在最近的夏天，全縣的十幾輛
轎車都屬集在車站，游人卻比樹林裏的麻雀還稀少。他們最歡迎的是歐美人士的來游，因
爲花錢非常豪爽。

劉源沒有生意，今天是第三天了。他的眼睛急得發紅，像要冒出火星。頭上戴着一頂六角尖頂的篾帽，手裏拿着一根鞭子，又不敢冒昧地走到月臺上去，祇好在木柵欄外面佇立着。因爲他祇要前脚一跨上月臺，後脚黃衣警察便會拿着短棒趕過來的。那警察的身體並不如何的健康，態度既不莊嚴，臉還被太陽曬得像臘人，額上一邊貼着一張膏藥，如果打起架來，像劉源那樣年輕而富有膂力，是並不難把那位病夫打倒的。不過對方人家是車站上的警察官吏，自己先就有幾分怯懦；還有劉源是道地的山東人，他有山東人那種誠懇服從的美德。他從來沒有欺負過人，做農人的時候是如此，趕車的時候也是如此。自己覺得與衆不同而且值得驕傲的也正在這些地方。爲什麼不把牠們永遠保持着呢？

火車的影子由遠而近，舒捲着深濃的黑煙，轆轤地響動着車輪，駛進站臺來了。但是過了兩分鐘，還沒有看見一個旅客下車。劉源心裏直發慌，腳底下也癱軟起來，胸脯不平地起伏着。最後三等車上才走下來三個乘客。頭一個是本縣人，看神情便覺察得出來，屬於小商民之類，提着一個簡便的籐包，對於進城的路徑很爲熟習，大踏步地往村子裏走，

連看都不看路上的人一眼。車夫們都吶喊着擠攔來迎着後面兩個游客，興奮的語調混成一片。劉源仗着自己年青力大，排開衆人，衝到前面去，聲音也比其他的人特別響亮，幾天積蓄的精神，這時都一齊向外發洩，像山泉似的傾瀉。

「要馬車不要，到曲阜城裏去？」

「馬車，馬車！」

「坐馬車去吧？」

客人並不理睬，無論他們如何喊叫。也許是在車上太困頓了，腦筋便顯得有些麻木。前面走着的是一位八字鬚的大胖子，穿一身紡綢褲褂，有點官僚的氣派，手裏提着一口手提皮箱，向着後面那個穿西裝襯衫，黃色短褲的青年笑着說道：

「這裏還會有馬車嗎？」

「不是，是轎車，這裏都叫做馬車。」劉源連忙解釋，因為要做生意，首先就得打破客人的疑團。

青年人問着那個胖子：「我們到底坐什麼車去？」說話的態度分外恭敬，胖子看來很像他的長輩。

「先生，這裏的車就祇有馬車最好，你就坐馬車去吧！」

另外一個矮黑黑的車夫，怕這生意被劉源一個人獨攬了去，也參加進來說，汗水在他的脖子上氾濫着。但是他的身材太短，在人叢中反而襯托出來一無特色。

客人的視線注射到那凹凸不平的車場中，藍布拱篷的車輛，稀稀落落，毫無組織地擺在那裏，還有運東西的牛車，獨輪的手車。客人才知道這號稱馬車的，原來就是北平淘汰將盡的騾車，他們顯示着非常失望的樣子。從極科學化與文明的火車講開，卻要換乘這樣古老的轎車！他們遲遲不決，把車夫們也陷入了很深的迷惘中去。他們不明白游客既已下站，卻又不即僱車前進的理由在什麼地方。劉源大聲喊着說：

「到了旅館，喫完飯，遊孔廟還趕得上呢，馬車快，兩點多鐘就趕到了！」

年青的劉源的高亢的聲音和健康的體魄忽然吸引起客人的注意了。雖然他們不知道他

的車和馬是否高明。但最低的限度他們卻相信有這樣一位筋強力壯的車夫趕車是非常愜意的。劉源看見客人注意他，便勇往直前地走過來搶取客人的皮箱。像一隻餓鷹攫取鷄雛那樣的敏捷。

「八毛錢。你就給，到城裏去！」他嘻嘻地笑着。

貼膏藥的警察看見火車已經開行，月臺上並未恢復平靜，車夫們還在糾纏不清，提着棍子趕過來，迎頭就給劉源一棍。劉源已經伸到皮箱跟前的手馬上又縮回去了。客人的皮箱和網籃都放在月臺上，胖子用一根花紋手杖保護着，在車價沒有商議定妥之前，決不允許車夫搬取。車夫們，由劉源領頭，緊緊地把游客圍住。這是他們的財源，誰也不能放鬆。然而財源是人，祇有一個，想不出什麼瓜分的巧妙辦法。遊客似乎又是老於上路的行家，並不積極進行和他們談判車價，卻讓車夫自己把價錢低落下去。於是每一位兜攬生意的人都紛紛噉着竭誠推薦自己的長處，希冀萬一得到遊客的垂青。

「你不要貪價錢便宜，應當看看車子去。」

「俺的是新車，馬也是喫飽的。」

「俺的車子最穩當，一點也不顛。」

「俺的車子送你去，送不到不給錢。」

劉源什麼話也不說，等着警察走過去，又伸手過來搶行李。他覺得這種辦法最簡捷，勝過千言萬語，祇要客人的皮箱到手，是不愁他不坐自己的車子的。不過這同時也最容易引起旅客的厭惡的心情，劉源卻沒有留意到這一層。所以最初客人還有僱用他的車子的意思，因為他屢次搶取皮箱，便認為這個車夫的行爲太粗魯，祇此一點便沒有饒恕或寬容的餘地。花紋的手杖替代了警察的齊眉短棍，面向他打過來，他的身子一閃，躲到旁邊，並不感覺什麼苦惱，口裏還是喃喃地喊道：

「八毛錢，八毛錢！」

「滾開！」青年客人一脚踢過去。

「不要你的車！」紡綢褲褂的客人大聲叱咤着說。

有一個叫做晉三叔的車夫，顫顫鼓動着像魚類，把劉源着實推了一掌道：「別人不要你的車，一邊去！」

劉源努力掙扎了半天的成績，是飽受到各方面的呵責，臉紅得像關爺，脖子上的筋肉也發漲起來了。他的眼睛筆直地望着那兩位舉止驕傲的客人，穿着草鞋的一雙脚便固定在那裏了，彷彿被釘子釘住了似的。

「俺的車在那邊，」穿補釘衣服的張二利用劉源的失敗，便乘機走過來向客人陪笑着說。「二位先生請看去，合式就坐，俺也祇要八毛錢！」

客人的頭差不多被吵得發昏了，忽然遠遠地跑來兩個中年男子，頭一個喊出這樣一個奇異的句子：

「先生坐洋車不坐？」

「比馬車舒服得多呢，」第二個緊接着說。

轎車夫全都闐然起來：「洋車貴得很，你還是坐馬車上吧。兩個人坐一輛車，還可以

帶行李。」

劉源的身體也開始顫動了，但是保持着沉默。

「洋車多少錢一輛？」胖子客人問道。

「七毛錢，你少給一點也行。」

胖子客人和他的青年旅伴各提着一件行李下了月臺，向車場上去，車夫們都緊緊跟在後面。劉源也無精打彩地不得不移動腳步。

洋車在車場的西隅放着，恰好祇有兩輛，好像特為他們二位遊客預備下似的。在轎車羣中，那車身特別引起人的注意。頂上是白布帶沿子的車篷，從車座一直到車把，很高地揮着，頗有南方的涼轎的風味。他們一看見這樣的車子，臉上便露出高興的微笑來。

青年客人說：「七毛錢有什麼不可以啊！」

胖子覺得放行中似乎也應當在可能的範圍內求一點舒服，點頭回答道：「爲什麼我們一定要坐那樣頭顱的驛車呢！」

劉源聽見他們的話，羞一點沒有哭出來；如果真是這樣，他今天的生活又要絕望了。他於是作出最後的呼喊：

「俺也祇要七毛錢，先生，你們兩位總共才要七毛錢呢。」

這可憐的騾車夫是還在滿心希望着，假若客人爲經濟一點起見，也許會改變了坐洋車的主張吧。然而「騾車」這兩個不很動人的字眼卻早已逃出兩位客人腦筋之外了。

洋車夫也恐怕這已成的生意被人奪了去，忙着加緊一步向前進攻：

「先生，你住哪家旅館，俺準送到。沙河也不要你下車了，好不好？」

客人的皮箱和網籃在無言的允諾中交到洋車夫手裏了，他們談笑風生地跨上車子，那白色的涼篷在車場中閃着，便轉過姚村，奔上田塍去了。

轎車夫們都沮喪着散開了去。茶館裏的夥計在那竹篷下指手畫腳地議論，他們不知道爲什麼這麼大熱的天氣，這些鄉下苦人偏要自尋煩惱。劉源走過茶棚來喝了一口涼水，看

見夥計的訕笑，也不去理他們，匆匆又走出來。他覺得今天雖然自己的買賣沒有做成，同業也是一樣的失敗，心裏起初還不十分難過；因為這種小波瀾在生命的大海裏是不算得什麼的。但是他一轉念想到已經到手的生意被洋車奪去，這不能不說是他們馬車同行的羞辱，忽然態度又變得十分憤慨起來，他心想，「要是洋車多起來，我們豈不都要餓死麼？」

這一問題似乎牽扯得太遠，在沒有萬分緊急的目前，他仍得想辦法找出路，這個比什麼都要緊；於是他又提着趕車的鞭子慢慢踱到車站的柵欄外邊去。

劉源的帶着黃睫毛的兩隻眼睛又在筆直地遙望着車站，然而火車是與明天才能開來的

